



他像鸟蛋，在倾听鸟鸣

——胡弦诗集《猜中一棵树》读札

沈文军/文

我写胡弦，是不假思索的想法，因为我拥有他好几本诗集，如《定风波》《沙漏》《猜中一棵树》《胡弦诗选》。它们安静地立在书架上，像几扇等待被再次推开的门。

胡弦是当代诗坛的重要人物，其诗歌写作风格独特，文化底蕴深厚。他的语言看似简约，实则意象丰富、思考深邃。读他的诗，需要一颗同样安静而专注的心，才能在简淡的文字背后，触及那深邃的湖。

《猜中一棵树》是一部书写人与自然奇妙邂逅的诗歌作品集，由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出版。在这本诗集中，诗人将独特情感与对生命的领悟融入对大自然的表达，创造出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自然世界。该诗集以山川、河海、鸟兽鱼虫、日月星辰等自然之物为线索，借诗歌呼应自然规律。它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深情回溯，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。

第一辑《夏花》，通过描述植物和动物展现高超的诗歌写作技巧，如《蔷薇谣》《水仙》《花事》《甘蔗田》《乌鸦》《遇虎记》等。“这一生，你可能偶尔经过甘蔗田/偶尔经过穷人的清晨/日子是苦的，甘蔗是甜的/不管人间有过怎样的变故，甘蔗都是甜的/它把糖运往每一个日子，运往/我们搅拌咖啡的日子/曾经，甘蔗林沙沙响，一个穷人

也有他的神：他把苦含在嘴里，一开口/词语总是甜的/轧糖厂也在不远的地方/机器多么有力，它轧出糖，吐掉残渣/——冲动早已过去了，这钢铁和它拥有的力量/知道一些，糖和蔗农都不知的事”（《甘蔗田》）。苦与甜在这里，不仅是味觉，更升华为一种生存的韧性与尊严的隐喻。

第二辑《地平线》，主要描写自然景观，如《星座》《雪人》《明月》《观月记》《夕阳》《秋风》等。“在那些星星后面，还有多少/看不见的星星/一点点微弱的光/就能掩住它们瘦小的面庞/在明亮的后面，是更/浩瀚的黑暗/黑暗无边啊，而它们那么小，像一粒粒/细菌/抿着干燥的嘴唇/它们多想抱一抱天琴座，或者/狮子座/它们冷，它们没有自己的马/和歌声/浩大的风拍打着天宇，它们在黑暗中赶路，如果/有一粒突然绊了一脚/人世间，会不会有谁的心/猛地一疼”（《望星空》）。这种将宇宙的浩瀚与个体的渺小相连，并在极致辽远中寻找一丝人性共颤的笔法，令人动容。

第三辑《站在黄河故道上》中的《玛曲》《登越山记》《雨花台》《普陀山》《布袋山》《雁荡山》等都是地名，我想这些诗应是他参加各地诗歌活动时写的采风诗。采风诗向来是诗人写作的难题，易流于俗套。但胡弦的诗没有采风的味道，他总能越过地理的表象，触及历史与人文的深层脉动。如《登越山记》：“我登山，想看看某人的庙，某人的坟/某人赋闲后怎样种花、饮茶、

消磨戏文……/某块顽石无名的孤坟/在山顶，我想看看那曾在此远眺的人/想我，也是这人间隐姓/埋名的王。而你曾是小妖，救国救民，也祸国祸民/一夜风吹，松针落，花雕和老圃安静/——且把棘手的前生放一旁/我下山来，你已梳妆毕，正在山脚下等我”。历史烟云与个人遐想交织，竟生出一份举重若轻的洒脱与温情。又如《仙居观竹》：“雨滴已无踪迹，乱石横空/晨雾中，有人能看见满山人影，我看到的/却是大大小小的竹子在走动/据说此地宜仙人居，但劈竹时听见的/分明是人的惨叫/声/竹根里的脸，没有刀子取不出/竹篾吱吱作响，你体内又出现了新的裂缝/——惟此竹筏，能把空心扎成一排/产生的浮力有顺从之美/闹市间，算命的瞎子摇动签筒，一根根/竹条攢动，是天下人的命在发出回声”。物与我，历史与现实，在竹的意象中纠缠、共鸣，令人悚然又深思。

第四辑《葱茏》是组诗。如《垂钓研究》：“如果在秋风中坐得太久/人就会变成一件物品/——我们把古老的传说献给了/那些只有背景的人/危崖无言/酒坛像个书童/一根细细的线垂入/水中的月亮/天上剩下的那一枚，有些孤单/……一颗微弱的万古心/据说，一个泡泡吐到水面时/朝代也随之破裂了/而江河总是慢半拍，流淌在/拖后到来的时间中，一路/向两岸打听一滴水的下落”。这哪里是垂钓，分明是面对时间与历史的孤寂沉思，是“物我两忘”后对存在本身的静静垂询。

胡弦说，他家后窗对着一片山林，林中百鸟鸣啭，他每天早晨都能听到鸟鸣，并将其当作工作的入门。如果没有东西可写，他就把自己当作鸟蛋，去听鸟鸣。“把自己当作鸟蛋”，这真是绝妙的姿态——将自己归零、还原为最原始的生命状态，以全然开放的感官与心灵，去接纳世界最初的声音与震颤。我认为，有这种情怀的人，其诗歌必定与众不同。霍俊明将胡弦定位为具有精神深度的“总体性诗人”，形容他是“慢跑者”和“低音区”的诗人，声调不高，但有持续穿透的阵痛与精神力量。

胡弦平易近人，身材高大。霍俊明说他鼻子比别人高大，嗅觉特别敏锐，这体现在诗歌上尤为珍贵。这“嗅觉”，或许正是诗人捕捉诗意、在寻常事物中辨别出非凡气息的天赋。我和胡弦只见过一面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松门作协邀请他讲课的讲台上，整个下午，他侃侃而谈，不看讲稿。他说，自己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，书读得越多，心情越平静。这印证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这句古训。

阅读《猜中一棵树》后，我深感自己也是一只鸟蛋，在胡弦听到的鸟鸣中，走进了诗歌写作技巧的课堂。更确切地说，是走进了一个关于如何感知世界、如何安放生命的课堂。在那里，我学着像一枚鸟蛋那样，屏息凝神，去倾听那些原本被喧嚣遮蔽的、细微而浩瀚的生命回响。

行尽天涯，终归人间

——读《东坡在人间》

聂顺荣/文

阿来在《东坡在人间》中，以脚步丈量苏轼北归的最后旅程，将走下神坛的东坡，重新安放于烟火人间。这部作品截取北宋元符三年（1100）六月至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七月，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、辗转一年后终逝于常州的生命尾声。它以实地行迹与文本细读交织，潜入书信、日记与诗文的细节，完成一场跨越九百年的精神对话。

不同于常见传记铺陈生平、放大旷达的写法，阿来把东坡置于“人间”坐标，剥离“坡仙”光环与“吃货”标签，还原其在人世与超脱间拉扯的真实灵魂。全书以地理行走为骨架，沿北归路线徐徐展开。从渡海的波涛、虔州的烟火，到真州的病榻、常州的斜阳，每一处足迹都牵出半生沉浮。阿来不满足于诗词浅表解读，还从私人文字里捕捉情绪暗流：有“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”的绝望，有“此生此夜不长好”的怅惘，也有晚年对早年政见的反思与修正。这种不回避脆弱、不美化痛苦的书写，让东坡的形象褪去刻板，生出有温度的肌理。

他潜入东坡的书信与日记，捕捉那些未被诗词修饰的细碎心绪，如对弟子的叮嘱、对家人的牵挂、对病情的慨叹，字字皆是烟火气。他没有刻意拔高，没有过度解读，只以客观笔触，将东坡晚年的疲惫与坚韧、迷茫与笃定一一铺展。这份细腻的文本挖掘，让东坡不再是符号化的文人，而是有血有肉、会痛会累普通人，也让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更真诚深刻。

书中最打动我的，是对东坡精神内核“系与不系”的精准解码。“系”是心系苍生的人世担当：杭州修堤、密州救灾、惠州架桥、儋州兴学，每到一处都深耕民生领域，把政治理想化作具体行动。“不系”是不困于荣辱的超脱旷达：一贬再贬、流落天涯，却能在黄州研究肉羹、在儋州自制松墨、于绝境中煎茶诗花，从微小事物里汲取生机。阿来清晰地呈现，这份平衡并非天生豁达，而是颠沛中反复淬炼的生存智慧——不逃离人间，也不沉沦世俗，在做事与修心间找到支点。

阿来的书写自带现场感。他重走北归路，在今日渡口想象当年孤舟，在宝华山俯瞰烟火时体悟东坡的人间情怀。文字没有空泛抒情，而是把自身行走感受与东坡当年心境叠合：路途湿热漫长，衬出老人体衰赶路的艰辛；赣江枯水滞留，照见其晚年彷徨与无奈。这种“以今度古、以行证心”的笔法，让历史不再是纸面符号，有了可触摸的气息与画面。

书中亦直面东坡的局限与真实。阿来剖析其政治立场的动态变化：早年反对变法，晚年在实践中承认部分举措的合理性，这种修正源于对百姓的体恤，而非趋炎附势。他写东坡的平凡与挣扎：病中的虚弱、对亲友逝去的悲感、对归途的迷茫，这些不完美的细节，反而让其伟大更显坚实。正如阿来所言，东坡的魅力，正在于“一涉人间，便唤起同情关怀，才爱他所爱，恨他所恨，其治世之愿，在真实人间”。

合卷回望，阿来笔下的东坡始终扎根大地。他不是云端的仙人，而是在风雨中挺立、在烟火中温热的行者。北归最后一程，是生命的落幕，更是精神的回溯——那些困顿岁月里的坚守、绝境中的热爱、对人间的热诚，最终凝聚成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的了悟。

《东坡在人间》不仅是一部传记，更是一场精神寻根。阿来以深邃的人文关怀，书写出东坡的人间本色：真正的伟大从不生于真空，而扎根于坚实的人间；真正的超脱不是避世，而是深刻投入生活后仍葆有热忱。东坡用一生证明，哪怕行尽天涯、饱经风霜，只要心向人间、守住本真，便能在泥泞中开出花，在尘埃里守住光。九百年后，这份人间智慧依旧鲜活，指引着每一个在尘世中行走的人，于平凡里寻得力量，于风雨中守住光明。

张岳先生的“花山”诗缘

孙连忠/文

花山，又名梅花山，坐落于温岭市太平街道肖家村。村子周边有天马山、八家山、石牛岭，还有泉溪蜿蜒汇入月河。过去，村里遍植梅花，更有梅花洞、梅花庵。就在这片不大的地方，深藏着一个传承数百年的诗派。

据明朝嘉靖、清朝嘉庆两部《太平县志》记载，明朝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当地人林原缙、王崧等九位老人，在花山书屋结成诗社。他们模仿白居易香山雅集的做法，种梅吟诗，被称为“花山九老”，比黄岩的“九峰九老会”早94年。《花山志》称这里山势幽深、林木茂密，既是隐居佳处，也是花山诗派的滥觞。六百多年来，诗派虽偶有中断，但诗词文脉悠悠不绝，如今迎来新的繁荣。

张岳先生在《浙东南“花山诗派”纵横谈》中提到，“花山诗派”的说法始于清末民初赵兰丞编写的《花山志》。文章追溯到南宋朱熹在台州讲学，名士郭磊卿是其学生，花山学术传统以郭贞成为始祖，花山学派由此肇始。赵兰丞认为，梳理花山诗派应以郭贞成为开创者，元代的潘伯修、明初花山九老中的程完等人可尊为先辈，甚至建祠纪念。但受社会环境影响，系统整理诗派的想法终未能实现。赵兰丞建好九老祠、写完《花山志》初稿后，于1930年去世，书稿十年后才由其子赵乾等人筹款出版。可见，花山从“学统”到“学派”再到“诗派”的说法有历史依据，并非凭空提出。今天，花山诗派能被重新发掘、研究与发扬，张岳先生实有开山之功。

张岳先生自幼与诗词结缘。他出身书香世家，曾祖父以教书为生，祖父是清末秀才，后推浙江新学并担任公职，如今城北琅乔桥的石头上还留有他祖父题写的对联。

他小时候读祖父的诗，“雾迷津渡月黄昏”一句让他心有所动。他的父亲张鸥客擅长写诗，是花山诗派第四代“梅社”的重要成员。家里几代人珍藏了大量线装古书，即便书中的蠹虫蛀蚀了屋柱、板壁，家人也舍不得卖掉藏书。十几岁时，受父亲和赵立民、郑丙生等长辈熏陶，他浸淫诗词，广泛阅读古籍，从《古诗源》《诗经》到清代名家作品，都潜心学习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在文学创作上涉猎甚广，在民间文学领域颇有建树。此后，他将更多精力投入传统诗词创作。当时很多人热衷写小说，他却坚持“人弃我取，雅俗共赏”，在诗词领域默默耕耘。1979年，他在《温岭文艺》首次发表组诗《读陈毅诗选感赋》。1990年，他在本地“石夫人诗词大赛”中拔得头筹；1992年，又获浙江省首届诗词大赛一等奖，创作信心愈坚。三十多年来，他常秉烛写诗，笔耕不辍，先后在《中华诗词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浙江诗词楹联》等报刊发表作品800多首（次），获得“跨世纪99中华诗歌大赛”二等奖、“中华首届民间诗词邀请赛”银星奖等十多个奖项。他现为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，温岭市诗词协会名誉主席，花山吟梅诗社名誉社长，曾任浙江省诗联学会理事。

在张岳先生看来，一首好诗不一定是获过奖、登过报的作品。真正的好作品应紧跟时代、富有性灵，真实生动地抒写生活的真情实感。

他的《温岭新赋》和咏石夫人峰七绝尤为人称道。2010年，他受命创作《温岭新赋》，以“天、地、人”为纲，融入温岭的阳光、石、海洋文化，写出了“风樯与海鸟同飞，云影共波光一色”这样意境宏阔的名句。作品发表后广受好评，获省级大奖。另一首《夫人待月》：“拨开云翳雨初晴，绿叶

为裳分外明；天镜照将千古髻，夫人越活越年轻！”写温岭地标石夫人峰，前三句典雅古朴，最后一句用通俗口语收尾，妙趣横生，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。

在长期写诗、研诗的过程中，张岳先生孜孜不倦地发掘隐匿在肖家村的花山诗派历史。他在自己编写的《温岭历代诗词精华》中，首先提出温岭历史上曾流传着以戴复古为代表的“江湖诗派”、以谢铎为代表的“茶陵诗派”和浙东“花山诗派”，这一观点逐渐被业内专家认可。他多次实地考察、寻访遗迹、查阅史料，撰写多篇研究文章，参与校订、编印《九老诗存》《花山志》，积极弘扬花山文化。近年，他还参与组织了花山诗派620周年学术座谈会，邀请全国各地诗词学者到花山交流，提升了花山诗派的影响力。

张岳先生潜心梳理出，花山诗派620多年间，先后有梅花吟社、修梅吟社、补梅吟社、梅社、泉溪诗社、花山吟梅诗社六代传承。他将诗派精神总结为“爱乡邦、重气节”，并一直躬身践行。

1990年重阳节，张岳先生参与创办的泉溪诗社成立。2022年，泉溪诗社更名为花山吟梅诗社。诗社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近九十人，其中21人加入中华诗词学会，27人加入省诗词楹联学会。建社37年来，在当地政府支持下，活动从未间断，诗社成为浙东南诗词界的中坚力量。社刊《泉溪》被名家称赞为“小家碧玉，秋水芙蓉”。更难能的是，张岳先生坚持每周六上午在太平文化站组织“花山雅集”，风雨无阻地开展诗词学习交流。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在全国诗社活动中亦属罕见。

正是在张岳先生的不懈坚守、潜心梳理与鼎力推动下，花山文脉得以绵延，六百多年的诗词源流在新时代奔涌不息，焕发出璀璨生机。